

教育資料叢刊

怎樣做母親

馬雪娃著
龔人放譯

528.2
711-02
2

教育資料叢刊編輯說明

(一) 本叢刊的內容，主要的包括兩類：第一，就全國教育行政、教育理論、教育刊物中分類選輯可供參考的教育資料；第二，選輯或選譯有關蘇聯及新民主主義教育建設經驗的資料。此外，關於舊教育的批判、新教育的史料，以及各地教育工作同志的報告或調查報告等等，我們也想多多搜集並分別選印。

(二) 上列第一類資料的來源，既然是依靠各地的教育刊物，無論在內容或文字上，都不能不受現有的教育工作經驗及理論水平的限制，不可能有多量的資料可供選擇，而所選出來的資料，也不可能每篇都是十全十美的。但它們卻是在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指導之下產生的，而且也是有着無限發展前途的東西，所以是有研究和參考價值的。

(三) 新教育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際一致」，因此，希望閱讀本叢刊的教育工作同志們，要能很好的體會這個精神，無論對於本國材料或外國材料，都要依據一定的工作時間地點和條件，來作有選擇的參考和吸收，絕不可刻舟求劍，曲意模仿，以致發生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偏差。

(四) 希望各地的教育工作同志們，對本叢刊的內容上和編輯上，多多提示意見，並給以協助，使本叢刊能够更好的爲新教育工作服務。

『需要小心翼翼地培養人，

就像園丁栽培心愛的果木一樣

——斯大林——

校者的話

本書不是教育理論的著作。這是一個母親教育自己五個孩子的故事。本書各章於一九四八年以『母親的日記』爲名，曾在教育科學院的刊物上發表過。

本書係描寫偉大衛國戰爭以前作者的家庭兒童教育。至於衛國戰爭期間及戰後的家庭生活，作者將在另書中描寫。

莫洛索瓦

序

我走進屋來。陽光從開着的大窗子照進來。它映射在鏡子裏，桌上的一把楊樹枝顯得格外鮮艷。

「誰拿來的楊樹枝？多大的香味！」

「媽媽，是我，」我的兒媳婦麗達說。「可是你沒看見我。真的，很好的樹枝嗎？這是給你的。我知道你喜歡。」

「謝謝，親愛的。」

於是我坐到她旁邊，小心地用手整理她的金色頭髮。她靠近我的肩膀，思索着。

「你怎麼像個小老鼠似的藏在洞裏？你怎麼一個人呢？詹尼在哪兒？」

「他等一會兒就來。今天我想一個人來……爲了你也一個人在這裏……」

「有什麼話說嗎？」

麗達點點頭……

「媽媽，」她小聲說着，就拉起我的手指，「我今天到醫生那兒去過了……」

我笑了，從下顎托起她臉紅的臉兒。

「我猜着了……一切都正常嗎？」

麗達笑了。

「是的。如果你也把這事叫做『正常』的話……」

「可不是嗎！那麼還有別的说法嗎？」

麗達雙手摟着我的脖子，把臉藏到我的胸前。

「我自個兒先到你這裏來。詹尼還不知道呢。他也一定會高興的。是吧？」

「傻孩子，難道還會不高興……這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假如你和詹尼過去是朋友，那麼以後彼此就更親切了。」

麗達抬起頭來，望着我的臉。

「那麼說，你作了祖母了。你不生氣吧？多麼年青的人忽然作了祖母！我和詹尼給你買一副眼鏡和一頂帽子，好讓你多少像個祖母的樣子。」她忍不住極端的高興，笑着說。

「我的可愛的姑娘……我很明白你。」

我想了一會……可是麗達打斷了我瞬時掠過的思路。她的眼睛變得莊重而嚴肅了。

「媽媽，告訴我，你將怎樣幫助我呢……我想作一個好母親，讓孩子成為健康的、正直的人。而且可以使我不犯任何錯誤。」

她開始不做聲了。

「你在想你的音樂嗎？你怕孩子妨礙你嗎？」

「不害怕……我不知道。」

「不會，姑娘。」我笑起來，就拉着麗達靠近我。「不，決不會的。這決不會妨礙的，只要你已不妨礙自己。而且你不必懷疑，你的生活會更生動、更有意義了……假如你願意，我給你

說……」

麗達沒等我說完。

「願意！願意！」她喊道。「願意你把各種情形說一說……講講你的大學生活，關於孩子們以及你怎麼樣把他們培養大的，怎麼樣教育他們的，有什麼困難和怎麼樣克服的。」

我向周圍望了一望。這清潔的寬敞的屋裏光亮而且舒適。夕陽的餘暉從鏡子裏移到牆上，牆跟前的小桌兩邊放着我小孩子的兩張牀。光亮的紙牆上掛着列寧和斯大林的像片，小桌上頭掛着孩子的圖畫。

另一房間裏的寫字檯上鋪着一張圖案畫——二兒子的作業。書架上擺着愛讀的書籍。筐裏放著大女兒的手工。

不錯！生活中是有許多困難的。我帶大了五個孩子，而且覺得自己是幸福的。我有權利教我的麗達。

我們談了幾個晚上——她發問，我回答。我的孩子們童年生活的詳情，我的孤立無援，我的摸索，都一一浮現在我的記憶中。我把這些情形說給麗達聽，同時決定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年輕的父母們，幫助他們教育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開始寫了這本書。

第一章

一九二二年。高高的伏爾加河岸。記得在這兒有所工廠，~~工廠裏面有專門專工。木造的房屋，~~窗子上掛着白色的窗簾，裏面住着工人和職員，房屋的台階前面都有~~專門專工的小花園。~~我想像着看見了那往下通到伏爾加河邊窄窄的小路與河裏閃爍着的銀光以及~~圍繞着工廠的~~密密的樹林。

我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姑娘，在這裏長大，在這裏開始讀書，在這裏~~到了自己的~~人生的道路。我的兒童工作是怎麼開始的——這一點恐怕我自己也說不上來了。首先也許是我愛他們。遠在我自己還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我最好的休息方法是和孩子們在一起玩。我喜歡給他們講故事，和他們一起唱歌、遊戲和散步。我喜歡他們活潑的面孔；我願意排解他們的爭吵，安慰他們。

無論在家裏或在學校裏，都有人和我開玩笑。「小保姆」、「媽咪」、「孩子頭」——這是我的綽號。但我對這並不介意，所以我仍然忠於吵鬧喧嚷的一羣孩子們。

有一次夏天的時候，我照例地坐在離家不遠的草地上，周圍坐滿了孩子們，我興奮地給他們講着，當我們到樹林裏去玩的時候，我們在那裏可以看到些什麼。連我自己也沒注意到，我所講述的却變成了一種希奇的遊戲了。

「於是我們一走進樹林，抬起頭來，向樹上一望，就看見那兒……」

「松鼠！杜鵑！松球！」孩子們四面八方的喊着。

「然後——我接着說，——我們分散到各方面去，不過不要走遠，當然……我們每人都得找

到……」

「漿果！榛子！蘑菇！花兒！」

「我們採了滿筐的蘑菇、榛子、漿果。我們把這些東西送給誰呢？」

「給媽媽！給祖母！給我弟弟！啊，我誰也不給！……啊，我給你，葛拉娃！我給你，葛拉娃，我也給……！」

我還沒來得及平復這一陣假想的贈送熱潮，忽然聽到背後輕微而溫柔的笑聲。我回轉身子便站了起來：我們工廠幼稚園的主任雅可列芙娜站在我的面前。我幾次地見過這位高個子、身材勻稱的女人，她有一副年輕而和藹的面貌。

「原來你就是葛拉娃嗎？」雅可列芙娜笑着說。「我聽說過你的，姑娘……葛拉娃……」她又說了一句，彷彿整理了一下衣襟，便伸過手來。

我難爲情地、面紅耳赤地說不出話來了。

「葛拉娃，」雅可列芙娜鄭重而簡單地對我說，「今天請你到我們幼稚園去一趟，好嗎？」我點點頭，我充滿了激動。

當然那天我到幼稚園去了，打扮了很久，在鏡子前照來照去，盡力裝作很不自然的鎮靜，用很長的工夫編結辮子，努力把頭髮梳成大人的樣子，終於潦潦草草地盤成拙笨而難看的髮髻，就離開家了。

雅可列芙娜要我去作什麼呢？

走到了幼稚園。當時我是否曾經想到，跨過幼稚園那不高的門檻，就是踏上了自己生活的一個

階段。恐怕是沒有想到。雖然我對於學齡前的兒童是很感興趣的，但是那個時候，我們總是幻想着作一個醫生、工程師、航空員。我們幻想着英勇的鬥爭，幻想着功勳和多少有點光榮，若是作一個幼稚園的保育員——給孩子們講故事，領他們散步，教他們唱歌——這是多麼平淡而呆板的工作呀！但是那天我看到的幼稚園，是另外的一種情形：在幼稚園裏，使我感到驚異的是每個房間格外的清潔，窗台上擺着的花，好看的洋娃娃和蹲在小椅子上的長耳兔子，花皮球，牆上掛着鮮艷的圖畫和用各種色紙裱貼的剪影。這些房間，看來都很幽美而爽快，和一般房間迥乎不同。雅可列芙娜笑容可掬地迎面走來，她具有一副慈祥的面孔和一雙笑眼。「這一切都是她創造的。」——我這樣的想着，不期然地向她伸出手來。

「你願意在我們這裏作一個練習員嗎？」雅可列芙娜問道。

我沒有作聲，用點頭回答了牠。

我的兒童工作就這樣開始了。時常想起最初的工作階段和當時我作的一些錯誤。錯誤的原因自然是我不曾有經驗。我總是感到，如果沒有雅可列芙娜的熱心和友誼的幫助，就難免要作出更多的錯誤來。雅可列芙娜教育着我們說，在兒童保育事業上，沒有什麼小的或不重要的事情。雅可列芙娜對於小事沒有不注意到的，甚至對於我的頭髮梳成大人的樣子也注意了。

「你爲什麼這樣？」她小聲的說，「還是梳辮子吧。」

我聽從了她的話。

每天早晨我來到幼稚園的時候，首先碰到她那炯炯的目光。她的視線從我的頭髮上、面孔上和衣着上掠過，在注意着是否裝束整潔，祇有經過雅可列芙娜認爲一切妥貼之後，她才放我們到兒童

面前去。

「你要檢點自己，」雅可列芙娜對我說，「孩子們不應看見散亂的頭髮、不整齊的服裝和慌張的面孔。如果你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在孩子們面前必須把它忘掉。如果不能忘掉，也要裝作無事的樣子。要永遠安安詳詳的。」

這些規矩連她自己也從來沒有破壞過。她的細心和安詳經常的感動着我。如果有誰提高了說話的聲音，雅可列芙娜馬上就會趕來，那不可避免的爭執，因為她的到場即刻就會平息下去的。不僅兒童、同事和家長，就是工廠裏的工人和職員也沒有不愛她的。有誰來同她談起個人高興的和煩惱的事情，她總不怕麻煩地耐心地傾聽着。

不過，如果認為雅可列芙娜是沒有脾氣、不受激動、不會發怒的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常常看見她那灰色眼睛急得發青，皺起眉毛來，忿怒地咬緊嘴唇。任何不合理的事情在她那兒都是通不過的。懶散、粗心、疏忽——這些過失都足以使她發怒的，所以和我們成年人談話的時候，有時是嚴厲而激動着的。

她對待兒童一向是心平氣和的，尤其是無可非議的正直無私。對兒童的謊言、欺騙都無條件地被她認為是不對的。所以兒童們都知道，雅可列芙娜從來沒有說而不算、應而不作的。這一點她也教育着我們——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人。

我可以大膽地說，她教育着兒童，同時也在教育着我們——青年工作者。

記得有這麼一回事，頑皮的陶立重重地打了比他又小又弱的女孩吉娜；我氣沖沖地跑上前去，狠狠地抓住了他的手。我氣得恨不得要打這個可惡的孩子。但是我忽然想到：「若是雅可列芙娜該

怎麼辦呢？難道她曾經因憤怒而對孩子們顯出過難看的臉色嗎？」——於是我制止了自己，把陶立拉到一邊，放在椅子上，盡量地模倣着雅可列芙娜，說：

「你就一個人坐在這個椅子上，一直坐到我們散步回來。」

那知道這事全被雅可列芙娜看見了，晚上孩子們走了之後，她對我說：

「今天你得够上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了。可愛的葛拉娃，修養自己，培養自己的耐性，這對於兒童工作是必要的。」

記得還有一次，還是那個孩子陶立用石頭打破了另外一個男孩吳瓦的頭。他們兩個都是值日生，正在收拾玩具。我應聲跑來，一看見吳瓦已經流血了，便抓住陶立，狠狠地扯了他的耳朵。這也被雅可列芙娜看見了。她在兒童面前向來不責備人的。但是她叫我晚上到她那裏去。

「你就不能作教員了，葛拉娃，」她嚴厲地說，「如果你不能約束自己的話。假如再發生類似的情形，你就得離開幼稚園了。」

我從來沒有感受過像這次這樣的羞辱，這樣的難過。

從此以後我便開始修養自己，每天晚上細心地檢討這一天裏自己的行為。

一九二三年實現了我的宿願。我作了大學生。工廠送我到莫斯科H·K·克魯普斯卡亞研究院附設工人速成專修科去上學。我考試及格，錄取為一年級新生。住在宿舍裏，覺得自己是幸福的。

不久以後，在一次大學生的晚會上，我認識了季米連捷夫斯克研究院的一位大學生歐瑪爾·古爾班諾維支。這天晚上在我們談話中，發現了我們的許多共同之點。我們同樣地愛自然、愛科學、愛兒童。我們有相同的愛讀的書籍，共同喜歡的作曲家和藝術家。我們都憧憬着充滿愉快的勞動生

活。我們都喜歡用心讀書，他和我都不怕困難。在這初次相識之後，我們都感覺到我們生活中發生了顯著的影響。我們時常會面，一同去博物館、戲院，遊逛莫斯科，有時也有爭論。

我們彼此愛上了，在一九二四年我同他結了婚。我們住在一間不大的房間裏。我們的學生生活中的家庭事務由二人競賽地操作着。

「我今天考完了，該輪我的班擦地板了，你用功吧。」丈夫對我說。

他捲起褲腳，熟練的樣子，用勁地擦起地板來。我笑得幾乎透不出氣來。

我們查看了一下計分簿，彼此慶賀着優良的成績。

「我知道你有考試，」歐瑪爾說，「你心裏發慌。給你，接住！」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塊紙包糖。

有一次正在上課的時候，我覺得不大好受，就把這種情形告訴了我的朋友維拉。她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我問。

「沒有什麼，不要緊，」她對着我的耳朵小聲說。「這件事情千萬不要告訴你丈夫，不然他一定會強制你生育的。」

「強制生育？」我很費思索地一時還沒明白過來。等我明白了之後，不由得紅起臉來，好像是聽到了什麼對於我、對於女人的一種污蔑似的。

這樣的勸告使我感到了疑懼。下課之後我到診察室去了。醫生給我檢查了，他說我快要作母親了。一種幸福的波浪向我沖激着。我便吻了醫生，並且不由得說了聲「謝謝」。

我走出診察室的時候，我覺得異常愉快，一切顯得光明和整潔：街道、人們，周圍的一切。想

馬上告訴丈夫，我氣喘喘的跑進屋來。歐瑪爾驚異的望着我。

「你幹什麼這樣跑？後面有人追你嗎？」

「我們要有小孩了，」我在他耳邊小聲說。

他高興極了。

「好極啦，」他跳起舞來。

我拿起吉他琴（就是六弦琴），奏了一支他的民族舞曲——高加索舞曲。丈夫興奮地跳起舞來，我也想同他一塊跳舞。他停了一下，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就又跳起舞來。

我繼續上着學，並且提前考過了幾個考試，免得以後作「尾巴」。每逢休假的日子，就給未來的孩子作些應用的東西，丈夫坐在我的旁邊，大聲地唸着書。偶爾地我們到戲院去，回來的時候談論着音樂、演員、話劇。

有許多與丈夫相同的地方，我們倆都希望有個孩子——男孩或者女孩，蘇聯的小公民。我們不但沒有害怕困難的念頭，相反地，我們都渴望着孩子的出生。

婦嬰診療院的醫生勸我到母體與胎兒衛生陳列所去參觀，在一個假日裏我參觀了這個陳列所。我像中了迷似的走遍了一個個的陳列室。關於嬰兒的出生和教養上所要知道的一切這裏都有。在另一個假日裏，我和丈夫一同去參觀了這個陳列所。

「我一定完全照這樣作的，」我說，「我們一定可以養育出一個健康的孩子。」

我生兒子那年還不到十九歲。

我同丈夫從產院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我一進屋就受到了一種感動，屋裏裊裊着光亮的牆

紙，燈上罩着新的絲製的燈罩。桌上鋪着清潔的檯布，擺着我愛吃的糖果和許多花。使我感動得流眼淚和感激的淚來。

父親把兒子放到一張大牀上，着手鋪展了尿布。我微笑地望着他，忽然看見他臉上現出驚異的樣子，簡直是一種疑慮。

「他是多麼小而且皺巴巴的！」

這使我很難受。

「我將按照醫生的指示按時餵奶，過一個月以後你就不會不認識他啦。」

我倆俯着身子瞧着兒子的小手、小腳、毛茸茸的小腦袋和懶得移動的眉毛。

這時我們還不會包紮孩子，不得不找鄰居幫忙。她嘲笑我們不中用，毫不在乎的把孩子翻來翻去的，把我們嚇得要死。我們覺得她會傷了孩子的手或腳，弄痛了他。但是一切作得妥貼，兒子打得好像洋娃娃，鄰居高興地放到我的手裏。兒子馬上就睡着了。

「你別着急，葛拉娃，」丈夫擁抱着我說，「我想他很快就會長大成人啦。這不就是未來的好男兒嗎？蘇維埃的公民。」

我一點抱怨都沒有了。我們坐在椅子旁邊喝茶，並且打算着將來的計劃。十二點鐘給小孩餵過奶之後，我就躺下睡覺了。還不到一個鐘頭的工夫，他就醒了，哭了起來。

我起來了，打開瞧瞧，尿布還是乾的。

可是發生一件難辦的事情。到餵奶還有很長的時間，丈夫也起來了，他把兒子抱起來在房裏來回的走着，可是兒子繼續哭着。

「把他放下，」我說，「不然他就離不開手啦。」

丈夫把兒子放到牀上，我就坐在旁邊。孩子哭得更厲害。

「不要管他，不要管他，」我小聲的說。

丈夫生氣來：

「你在那兒唧噥什麼？把他抱起來，現在就給他吃吧。」

「要養成按時餵奶的習慣，」我小聲反駁說。

歐瑪爾氣得皺起眉頭，在房裏走了幾步。

「葛拉娃，從來沒想到，你是這樣的狠心，」他不瞧着我說。「你不應該有小孩的。」

我聽到了這種不應有的責備，覺得非常難過。但是我決定不屈服。

兒子哭得愈來愈厲害了。我幾乎近於絕望了。爲了憐惜孩子，不使丈夫傷心和苦惱，以至自己

流出淚來。並且我明白了，我要堅持自己的主張，和實行醫生的指示。於是我又重複了一遍：

「要養成習慣的……」

丈夫氣得更厲害了，披上大衣走了出去，把門砰然關了。我縮成一團，呆若木雞似的坐着不動，似乎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清醒過來的時候，兒子已經睡着了。我彎下腰去，吻了他的臉頰，我情不自禁地嗚咽起來。

不知怎麼睡着了。過後丈夫對我說，他回來的時候，看見我睡在椅子上。孩子也睡了，同時我和孩子在睡夢中啜泣着。

七點多鐘孩子醒了，我便給他吃奶。他連着又哭了幾夜，我也跟着他流着淚。最後他終於養成

了按時睡覺的習慣，而成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安靜的孩子。過後歐瑪爾對朋友們開玩笑地說，我們和兒子作過頑強的戰鬥。

「而且，——他補充地說，——兩個敵人都哭了，但是都沒有屈服。」

經過這幾個不能睡覺的、困難的夜晚，我才明白了，有很多事情是依靠毅力和耐性的。現在我知道了，養育一個孩子不像我從前所想的那麼容易。

過了幾個月，我到婦嬰診療院去了。對醫生得意地說，我是按時給孩子吃奶的。醫生檢查了孩子，誇獎着我，給了新的指示。我幸福地回家了。

按照醫生的勸告，開始一點一點地鍛鍊兒子。我不多給他穿衣服，無論什麼天氣都帶他出去玩，睡覺的時候開着上好薄紗的通風窗。每天給他洗澡，起初同丈夫一道給他洗（我害怕孩子從手上滑下去），可是以後一個人就可以了。

爲紀念一位在內戰中犧牲的、丈夫的同志詹布爾，我們給兒子起名叫詹尼。

孩子一天比一天強壯起來。兩個月的工夫他變得我們都認不得啦。

「你是能幹的人，」現在丈夫對我說。

我們繼續上着學。每天早晨我把兒子送到H·K·克魯普斯卡亞科學院附屬的託兒所去。

在滿五個月以前，我三個鐘頭給兒子吃一次奶。在託兒所裏開始餵他稀飯和液體的食物；在家裏我也給他像在託兒所裏那樣的東西吃。

五個半月的時候，醫生准許給他涼粉糕吃。我第一次用紅梅苔子作涼粉糕的時候是多麼高興